

# 個人社會支持的網絡結構： 以快速成長的郊區社區為例\*

王仕圖\*\*

\* 本文感謝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熊瑞梅教授悉心指導，以及評審人提供修改意見，文中謬誤由作者自負。

\*\*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是以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探討快速成長社區居民的社會支持網絡結構。社會支持網絡會影響到居民的社會資源支持體系，因此本研究從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著手，希望瞭解社區一般個人社會支持網絡的組成特質，透過這些特質的描述使我們更能瞭解在社區中的個人如何取得其他所需要的社會支持資源。

研究中個人有三種不同的社會支持網絡，包含個人的財務網絡、日常生活的小幫忙網絡和個人的情感網絡。個人財務支持網絡佔所有社會支持網絡的比例為百分之27.6。在邏輯迴歸分析中，影響財務支持的各種關係取向上，互動的頻率、認識的時間長短、關係類型、地理的親近性等均會影響財務資源的提供。而在網絡成員個人特質方面，性別、教育、收入和職業亦會影響財務的支持。日常生活的小幫忙網絡在支持網絡中，提供者達百分之48.9，主要的原因是鄰居這一關係類型在網絡中的比例是最高者。另影響提供日常生活中的小幫忙的因素，以互動的頻率、住在附近者影響較大，在網絡成員的個人特質方面，只有性別有影響。網絡成員提供情感支持者計有百分之37.3，會提供情感支持者主要來自關係親密者，如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類型，另性別同質性、年齡同質性與宗教同質性者亦會提供情感的支持。

關鍵詞：社會支持、社會網絡、社區失落論、社區繼存論、  
社區解放論

##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有些社區研究者，將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應用於社區研究，主要研究社區內個人的關係網絡分佈，但是研究取向上仍有一些差異，有些研究是從事大規模的調查，分析個人的親密網絡，例如Fischer對北加州五十個社區的研究(Fischer 1982)。另外有些研究則是針對單一社區居民作深入訪談，這種研究可以分析社區中個人支持網絡的詳細內容，Wellman對加拿大多倫多(Toronto)的East York地區所作的研究就是單一社區個人網絡的研究(Wellman and Wortley 1990)。

欲探討社區居民人際關係與人際往來的狀況，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是一個絕佳的技術，社會支持網絡會影響到居民的社會資源支持體系，因此本研究從社會網絡分析著手，希望瞭解社區個人社會支持網絡的組成特質，透過這些特質的描述使我們更能瞭解個人的社會支持網絡結構。其次，本研究透過不同研究結果的比較，期望能夠瞭解社區居民的網絡關係的連繫特性。所以和Wellman的研究對照比較，以掌握一個快速成長社區居民的網絡關係模式的特殊性與普遍性。

本研究選定的對象是台中都會區旁一個快速成長的社區——台中縣龍井鄉曉蘭社區。曉蘭社區緊鄰東海大學，近年來又有靜宜大學學生遷入，區內的學生人口相當多，單就東海和靜宜兩校登記住宿在這一社區的學生人數已超過八千人(東海教官室 1990；靜宜教官室 1990)。而本社區又緊臨台中工業區，所

以也成為工業區人口居住地區。而1988年「更新建設公司」進駐曉蘭社區的北村，進行社區更新，該建設公司所推出的住宅型態——柏拉圖社區，完全迥異於原有的社區型態，且柏拉圖社區多數是封閉型社區，加以更新建設公司所訴求的是中產階級的文化生活模式和社區活動型態，吸引一批和原來居住在此地的居民完全不同特質的人口。這樣一個快速成長的社區，居民的社會支持網絡會呈顯何種特質，是本研究分析的主要焦點。最後將反省各種社區研究的主張，掌握曉蘭社區的個人支持網絡所呈現的結構和三種社區研究理論的關係。

## 二、文獻探討

### （一）社區研究的爭論：失落論、繼存論、解放論

對於社區問題的看法，早期都市社會學者所持的論點認為現代社會受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影響造成地方社區的失落（community lost）。這樣的論點，我們可從早期社會變遷理論中兩極化的概念得到印證：Tonnie的禮俗社會（*gemeinschaft*）和法理社會（*gesellschaft*）；Durkheim的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與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芝加哥學派的Wirth所提初級關係（*primary relationships*）以及現代都市社區的次級關係（*secondary relationships*）；Sumner的民俗（*folkways*）社會以及律法（*stateways*）社會（Kasarda and

Janowitz 1974 ; Berry and Kasarda 1977 ; Wellman 1979 ; 孫清山 1979 ) 。

延續這種單線發展模型 ( the linear development model ) ，主張此論的研究者認為經過大規模的工業化分工，都市化之後，社區居民對於社區的觀念已經不復存在，人與人之間共同分享的鄰里互助關係已被破壞，社區內的人際關係變的淡薄，沒有共同的社區意識，而人際交往也變的相當表面化、粗淺化。失落論強調了工業化分工、都市化對初級連帶的影響，這是因為它的預設認為，初級連帶僅產生在緊密的結合和完全的連帶。但是這樣的預設卻忽略了一個問題：「是否初級連帶有了結構性的轉變，而非在工業科層體制的社會系統中變的淡薄」 ( Wellman 1979 : 1204-05 ) 。

不認同社區失落論的都市社會學者在過去30年中發展了另一個社區研究的新論點——社區繼存論 ( community saved ) ( Gans 1962 ; Warren 1978 ; Hunter 1975 ) 。社區繼存論主要的論點認為，工業化中的科層分工與都市化並未造成社區走向失落、衰敗之途，相反的，工業化中科層化的社會系統已成為維繫社區鄰里的重要資源。透過非正式的社會控制，同質性的居住型態與工作場所，社區連帶仍然持續它的有效性，即使外在環境快速的變遷，人們依然可以因應環境而產生社區組織，整合社區鄰里，因此，社區的連繫依然強烈。

繼存論者雖然利用實證研究反駁了失落論的主張，並且證明地區性連帶的存在，但是，繼存論者仍然未能回答失落論最初的主張：「當代的社會分化已強烈的影響初級連帶的結構」（Wellman 1979：1206）。繼存論者只欲尋求鄰里、親屬關係中的社區連帶仍舊存在，但它卻無法瞭解社會網絡中連帶關係的情況。

Wellman針對以上兩個論點的缺失，提出一個社區研究的新觀點——社區解放論（community liberated）（Wellman 1979）。社區解放論是以個人的社會網絡來界定社區，而不再以地區（local）作為社區的單位。解放論者同意失落論的觀點：工業科層化後的社會系統造成社區鄰里關係的微弱。他也贊同繼存論的論點：初級連帶依然重要並有其用處，而且是存在的。然而解放論更加主張：「結構的變化以及技術的發展已從鄰里的限制與狹礙的社區連繫中，經由擴散的網絡連繫解放了社區」（Wellman and Leighton 1979：377）。解放論的立論基礎如下：

1. 便宜、便利的交通與通訊設備。
2. 工作場所的分離與親屬連繫已降低空間距離對社會網絡擴展的影響。
3. 高比例的居住流動減弱了地方性連繫。

解放論者在方法論上和社會網絡技術結合，從個人的社會網絡出發，不再拘泥於一定範圍的連帶，這使社區研究跳脫出空間的限制，因此，解放論可以直接探討初級連帶的結構，並且可以

瞭解鬆弛的連繫關係，即同時研究強連繫與弱連繫的網絡關係。經由解放式的網絡系統可以外與社區以外的系統整合，內與社區鄰里結合，而且社會網絡特別著重社會的連結與資源的流向，使我們可以瞭解社區行動者的關係結構模式，此又開啓了社區研究的新紀元。

## （二）社會網絡在社區研究上意涵

近一、二十年來，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的應用面向被推展的更廣，研究的範疇除了擴展傳統社區研究（如社區的情感、社會資源支持體系、社區集體決策）之外，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還被用以研究組織與環境、社會流動等（Kasarda and Janowitz 1974；Wellman 1979；Freudenburg 1986；Wellman and Wortley 1990）。

個人在尋求支持和幫忙時，社區是一個最佳的範圍，而且社區也是個人累積社會資源的地方。社區居民可以運用這些資源去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甚至可以提供有關求職、住宅的訊息以及降低訊息的不確定性。Wellman早期對East York曾做過調查，他發現鄰里關係雖然多數不是親密的連繫關係，但是這種地區性的連繫在日常生活中卻提供大多數的幫忙，且鄰里關係提供日常生活的幫忙比例大於其他親密網絡的成員（Wellman 1979）。其後Wellman再利用質與量的研究方法對East York作二度研究發現，不同種類的關係類型提供了不同的支持性資源，而關係類型在提供支持性資源上也有所不同。在五種支持類型

中，強連繫提供了情感、日常生活的小幫忙與友誼的支持，而強連繫也提供大幫忙與財務上的支持，但是和弱連繫相比，並未達到顯著水準。在關係類型方面，父母和成年子女除了友誼之外，提供了其它所有的支持；兄弟姊妹和朋友在提供支持上是相似的，這兩種關係型態主要提供情感與日常生活的小幫忙；女性主要是提供情感的支持（Wellman and Wortley 1990）。

國內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技術，不過是近十幾年來的研究，1985年孫清山和熊瑞梅首次利用網絡分析方法研究勞工的轉業行為。伊慶春的「都市社會網絡和地緣關係」乃利用網絡的概念探討都市社區社會網絡的結構和連繫（伊慶春 1985；黃清高 1985）。往後社會網絡分析的應用也逐漸的增加（蔡采秀 1988；吳寶秀 1990；熊瑞梅 1991；馬財專 1992）。

### （三）個人社會支持網絡的研究

當前社區網絡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個人親密網絡的研究上，以地方性的樣本為研究對象，如美國Detroit（1965-66）和Aurora, Illinois（1974-75）的地區性研究，以及德國Altneustadt（1971）的研究，此三者的研究均是個人親密網絡，其網絡的大小均為三個人，再針對此三人的特質及其關係特質加以分析（Laumann and Pappi 1976）。而美國亦在1985年將個人社會網絡的特質問題納入全國性的調查中，研究的方法也是屬於個人親密網絡的研究。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企圖從親密網絡的組成、維繫等結構面向表現出當前的社區連繫特性。



Wellman在1971年對多倫多鄰近的East York進行大規模的社區調查，訪問受訪者的社區親近性連繫：和受訪者的關係、住在那裏、如何聯絡、親近程度等。從問卷中他要求一個受訪者至多提供六個親密性的連繫。但是這樣的研究無法完全掌握受訪者整體的網絡結構，事實上，許多受訪者的網絡連繫遠遠超過這樣的人數，這樣的研究對於個人較不親密的網絡連繫的組合以及結構，並無法獲知其關係模式（Wellman 1979）。

Wellman對East York做二度個案研究時，試圖從不同種類的社區連繫特質來說明不同性質的支持資源網絡（Wellman and Wortley 1990）。二度研究是從小規模的社區網絡著手，與第一次研究比較，這個訪問所提供的訊息比第一次研究的六個親密連繫多，它有更多的連繫及對於這些連繫的更多資料。Wellman特別關懷資源的種類，社區成員之間的流動及大規模的社會現象（如科層化、工業化、技術的變遷及都市化）如何影響網絡成員之間的互動。

一般在探討個人社會支持網絡，主要從四個關係取向解釋社會支持網絡，這四個關係取向主要是連繫強度、關係類型、地理親近性和連繫同質性。

### 1. 連繫強度

Granovetter對「連繫強度」的定義：「由時間量、感情的深度、親密度（含互相信任）及相互幫助的組合，而成爲連繫的特性」（Granovetter 1973）。Wellman等界定「連繫強度」

是從三個關係特質著手：(1)其關係特質是親密而特殊的，其連繫是一種自願性的投入。(2)二人在一起是透過長期而多元的社會脈絡的互動所型塑。(3)關係是基於彼此之間的認知需求和相互支持。因此，一般都用三種向度來測量：親密性、互動的頻率 and 持久性 (Wellman and Wortley 1990)。

## 2. 關係類型

關係類型所指的是網絡成員在支持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如配偶、父母、親戚、朋友、鄰居、同事等，從社會結構的層級區分，則以家庭、社區、社區以外作為區分的原則。在家庭這一層包含了家人與親屬，社區含蓋鄰居、朋友、社團等，而社區以外則包含同事與其它 (Wellman and Wortley 1990)。在傳統的社會中，血緣和地緣關係 (親戚和鄰居) 可能佔網絡成員中的大多數 (吳寶秀 1990)。不同關係類型所提供的支持網絡會隨之不同，在網絡中所提供的功能也會有所不同。

## 3. 居住地理的親近性

社區研究者認為鄰里的可接近性 (指空間地理的鄰近性)，使鄰里之間可取得較佳的支持性資源。由於鄰居就居住在附近，在提供家庭雜務的協助，甚致提供友誼、情感的幫助及兒童的心理諮商等都有其不可抹滅的功能。在Wellman的研究中，受訪者的網絡結構，有13%是住在同一鄰里；就空間距離而言，則網絡的成員中，有23%是住在受訪者住家一哩內 (Wellman and Wortley 1990: 568)。實際的支持關係中，空間地理的可接

近性主要提供的是大幫忙和小幫忙。Fischer認為空間是維持社會關係的一種成本，現代便利的交通通訊設備降低了距離上的限制，人們可將其網絡距離的觸角伸展的更遠。地方性的連繫卻是成本最低者，鄰里關係的維繫通常就是建立在這種便利，但卻不易形成親密的連繫（Fischer 1982）。

#### 4. 連繫同質性（相似性與相異性）

所謂同質性包括了性別、年齡、教育、相同的社會經濟地位、種族、行職業、價值規範等。個人之間的背景相同，將具備彼此互動的基本條件。而網絡中個人的背景越相同，網絡的同質性也越高、越簡單，而呈單元性。反之則其組合的同質性越低、越複雜，而呈多元性。具相同特質的人較容易凝聚成強連繫，有相同特質的網絡成員，可以分享相同的興趣，有助於彼此情感的維繫和相互的支持。

網絡成員的特質若是相異，在彼此相互依賴的結構位置下，仍會有支持資源的交換。因此強調「弱連繫力量」者主張弱連繫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提供了較佳的結合力量，因為弱連繫是結合社會上相異的人。相異性分析亦可指為資源的相異性，因所擁有的資源不同，在相互依賴的前提下也有可能使其產生合作關係。

而一般的受訪者和網絡成員若就業狀況相似，則較易交換日常生活的小幫忙和財務的支持。Wellman等人(1990)將就業狀況和性別作交叉分析發現男性的網絡成員就業者比女性多，而女性若是家庭主婦，則在一般家庭的事務上互相幫忙的較多。年

齡的相似則利於日常生活的小幫忙，而不同代之間的幫助卻反應了彼此因互賴而產生的交易。

### 三、研究方法

#### (一) 個人支持網絡的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初步架構，是建立個人社會支持網絡之中，網絡成員的個人特質以及連繫關係特質如何影響個人社會支持網絡的組成，社會支持網絡主要可區分為工具性網絡和情感性網絡。工具性網絡又區分為財務支持網絡和日常生活的小幫忙網絡，而情感性網絡指的是吐露心情或商量重大事情而言。

影響個人社會支持網絡的組成方面，在網絡的關係連繫特性上有四個面向：

1. 連繫強度：指的是受訪者和其網絡成員之間的親密程度、互動頻率和認識的時間長短。
2. 關係類型：是受訪者和網絡成員間的關係類型。亦即網絡成員在支持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關係類型的測量變項是他們和您是什麼關係？
3. 地理親近性：是指受訪者和網絡成員之間居住地點的距離之遠近。測量的變項包含：住在附近、不在附近而在同一鄉鎮、不同鄉鎮而同一縣市、不同縣市。

4. 連繫同質性：即受訪者和網絡成員之間個人特質的同質性。具有相同特質者，則具備了互動的基礎。本研究以同質性為0、異質性為1，作為變項的分類，如男選男、女選女，此稱之為性別同質性，並以0為代表。對於同質性的研究可區分為性別同質性、教育同質性、年齡同質性、宗教同質性、籍貫同質性、收入同質性、行業同質性及職業同質性等。

在網絡成員的個人特質方面，包含年齡（區分為30歲以下、31-40歲、41-50歲和51歲以上），性別，教育（分低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收入（區分29,999元以下、30,000-49,999元、50,000-99,999元、100,000元以上），職業（區分專業及行政人員、佐理，買賣與服務人員、農林漁牧及狩獵人員、生產及有關之工作人員、家庭主婦），行業（區分一級、次級和三級產業），宗教信仰（區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民間信仰和一貫道），籍貫（區分本省閩南人、本省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

## （二）選樣設計與資料處理

### 1. 選樣設計

本研究是以龍井鄉曉蘭村作為個案研究，總樣本數合計是250戶，樣本母體資料來源有二：

- (1) 龍井鄉戶政事務所1991年年終戶籍登記資料。
- (2) 柏拉圖社區住戶名單。

依龍井鄉戶政事務所1991年年終的戶籍資料統計，曉蘭村的戶籍登記戶數為2222戶（南村988戶，北村1234戶），設籍人數為5034人（南村3332人，北村1702人）。以隨機系統抽樣方法，每隔九戶抽一個樣本，因此獲得樣本戶數為232戶。

這232個樣本戶與柏拉圖社區住戶名單以及研究者實地的觀察結果，有16戶是柏拉圖各社區內的住戶，由此估計方法可知柏拉圖住戶當中，戶籍設在曉蘭村者約有144戶。然而柏拉圖已開發並交屋的總戶數卻有510戶（經建會 1991：148），再以更新建設公司人員的推估，空屋率為三成，則柏拉圖的實際住戶應為357戶。兩者加以比較時可發現，若以曉蘭村的戶籍登記人口作為全體樣本的母冊時，對柏拉圖住戶有嚴重的低估現象。

為了控制居住在柏拉圖內外的樣本，本研究在原抽樣的整體樣本數中，扣除原居住在柏拉圖社區的住戶，另以更新建設公司所提供的住戶名單作為柏拉圖社區的抽樣母體，最後所得的總樣本戶數為250戶（柏拉圖社區的樣本數為35戶，以外地區為215戶）。

## 2. 資料處理

有關社會支持網絡的分析，是以受訪者與其網絡成員之間兩兩的關係作為分析的單位，在資料的處理方法上必須將受訪者和網絡成員之間的關係建立起來。在三個個別的支持網絡中，每個支持網絡最多可以填寫三人，所以會產生750個關係，三個支持網絡可獲得2250個關係。然而在網絡結構中，有些是關係重

複者，所以必須去除。在去除未填答者和關係重複者之後，提供受訪者社會支持的有875人，計1172個重複支持的關係，每人平均的網絡成員人數為4.7人。

### 3. 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社會支持網絡區分為工具性支持網絡與情感性支持網絡二種，工具性支持網絡包含的問題有「曾向誰調度過大筆資金」？「日常生活的小幫忙曾經找過誰」？情感支持網絡則是問及「當您有重大心事、煩惱時曾找誰訴苦商量」？

有關社會關係的研究只注重關係的面向，較忽略人們在建立關係之前的背後因素。例如個人在尋求財務支持時，以往的研究僅問及其求助的對象會是誰，卻忽略了個人在求助時所運用的各種資源及他所考慮的因素，事實上，一個人會向父母、朋友、同事等尋求財務的幫助，可能涉及到連繫強度、空間（地理）鄰近性和同質性的因素。因此，本研究首先要處理的便是進一步的探討有那些因素會影響個人各種不同的支持網絡。由於支持網絡的提供是一種二分法的編碼—1 為有提供某種支持，0 為沒有提供任何支持，此依變項是二分類，社會科學往往將此依變項視為某機率，因自變項之增減依邏輯函數的型態遞增或減少；將機率轉換成對數比（log odds），則對數比與自變項間即呈線性關係而適用一般線性迴歸（陳寬政和王德睦 1978）。所以本研究利用邏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以取得支持網絡的最佳線性的不偏估計。

依照上述的方法，本研究的依變項有三個，分別是財務支持、日常生活小幫忙以及情感支持。在自變項方面，區分網絡的關係取向和個人特質兩個部份。在網絡關係取向方面，包含連繫強度、關係類型、地理親近性和連繫同質性。在個人特質方面包含年齡、性別、教育、收入、宗教信仰、籍貫、行業和職業。

#### 4. 樣本特性

本研究的樣本總數是250人，其中男性有154人（61.6%），而女性有96人（38.4%）。年齡的分佈方面，樣本的平均年齡為39歲。教育程度的分佈上，樣本的平均教育程度為12.3年。收入方面，平均每個家庭一個月的收入為57,400元。受訪者已婚的比例為83.6%，未婚者僅佔11.6%，其餘為同居、分居、離婚、喪偶者，分析的過程中，將同居者併入已婚，而未婚、分居、離婚和喪偶則歸為一類，因此在婚姻特性方面變成有偶和單身的二項分配。受訪者平均居住時間是6.31年，而居住時間在五年以下者所佔比例是54.5%。

行業類別的分佈方面，樣本中有65.5%是從事第三級產業，而從事初級產業的僅佔1.5%，次級產業則為33.0%。在職業分佈方面，除了依照台閩地區人口普查的分類，區分為四類之外，並將「家庭主婦」獨立成一類，由於在受訪者中「家庭主婦」所佔的比例僅次於生產及有關工人和買賣工作人員這二類，故將其單獨成立一個類別。



## 四、研究發現

本節從三種不同的社會支持網絡出發，分析各種影響支持網絡的機制。第一部份是有關財務支持網絡的分析；第二部份是分析影響日常生活小幫忙網絡的因素；第三部份則是情感支持網絡的分析。分析中，我們控制受訪者的關係類型是配偶者，因為配偶這一關係類型不管是在連繫強度或地理親近性，都會增加個人社會支持關係的強度，導致在進行邏輯迴歸分析時，使個人社會支持關係網絡產生擴大的作用效果，爲了去除這種效用，因此在分析過程中排除網絡支持者爲配偶者，該比佔所有的社會支持網絡的比例爲11.5%，即135個關係。

### （一）財務支持網絡

本研究的三種支持網絡中，以財務支持網絡的比例最少，所有支持網絡成員裏，提供財務支持的比例爲27.6%。通常在人的一生之中，向他人調度大筆資金的機會本來就是比較少的，而當前社會在現代化、科層化之後，這種大筆資金的借貸（如購屋、購地等）應該是透過銀行這種正式的機構去取得資金，而不是經由非正式的關係來獲取資金的借貸。西方的研究中，大量資金借貸的比例是很少的，例如Wellman研究的East York社區，從他人處得大量財務資源的比例非常少，僅僅百分之七（購屋的借貸佔4%、其他如保健醫療佔3%），相對其他支持網絡的比例而言，財務方面的支持少了很多。但是反觀本研究的結果卻發現，

曉蘭社區的居民曾經向他人尋求財務支持的比例大於Wellman的研究結果。

表一的邏輯迴歸分析，影響財務支持的各種關係取向上，互動的頻率、認識的時間長短、關係類型、地理的親近性等均會影響財務資源的提供。在網絡成員個人特質方面，性別、教育、收入和職業亦會影響財務的支持。

連繫強度可區分三個方面來說明，一是關係的親近程度，二是互動的頻率，三是認識時間。關係的親近性並不會影響財務資源的提供，也就是說會提供個人財務支持的網絡成員當中，不一定就是關係非常親近者，因此，關係的親密程度並不是影響財務支持網絡的重要取向。互動的頻率方面，提供財務支持者也不一定是平常聯絡頻繁者，分析中以每個月聯絡一次者作為對照組時，發現每天聯絡者在提供財務支持的可能性顯著低於每個月聯絡者。所以提供財務資源者並不一定是每天接觸的人。認識時間對於財務支持的影響方面，在邏輯迴歸分析中，以「認識五年以下」為對照組，結果發現「認識十六年以上」這一組在提供財務支持的係數顯著高於對照組，由此可以得知認識的時間越長者越有可能提供財務上的支持。

就整個連繫強度來看，提供財務資源者並不一定是強連繫者。比較三個連繫強度的指標，除了認識時間會影響財務支持外，其他兩個指標的影響較小。這樣的結果可以得知提供財務支持者是認識時間較長者，然而不一定是彼此非常親近者，而且也

不一定是每天聯絡者。綜合上述分析，連繫強度對財務網絡的影響，並不是一個具決定性的影響因素，在代表連繫強度的三個面向中，認識時間是唯一可以影響財務支持者，其他兩個指標則不是重要的條件，也就是在向他人調度大筆資金時，認識時間越長者，比較可能獲得他人財務上的資助。

關於提供財務支持的關係類型在邏輯迴歸分析中的結果，以鄰居這一關係類型作為對照組，發現其他的關係類型提供財務支持的機率均高於鄰居。而且親屬提供財務支持的機率最高且一致性，這樣的現象顯示親屬在提供財務資源上是非常重要的對象，顯示曉蘭社區的居民在尋求財務的資源時，親屬是非常重要的財務支持提供對象。

從各關係類型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關係類型中存在一個特殊關係，即所有親屬在提供財務支持上，其可能性均高於其他的關係類型，由此可以獲知個人在尋求財務的資源時，仍然是以血緣關係為重心，以費孝通「差序格局」的論點來看，印證了傳統中國社會以生育和婚姻事實所形成的親屬關係是影響提供財務支持的最重要關係（費孝通 1991）。因此在求助財務資源上，親屬是個人第一個考慮的對象。

表一：支持網絡之邏輯迴歸分析

獨立變項	財務支持 有/無	小幫忙支持 有/無	情感支持 有/無
互動頻率(每月聯絡)註1			
每天聯絡	-.919**	1.208***	-.140
每星期聯絡	-.320	.314	.134
認識時間			
5年以下		.407	
6-15年	.296	.324	-.267
認識16年以上	.773*		.647
親近程度(可互相幫忙)			
推心置腹	-.207	-1.312***	1.650***
關係類型			
父母/子女	1.974***		1.287**
兄弟姊妹	2.207***	-.185	.337
其他親屬	2.001***	.228	.911*
同事	1.516***	.179	2.121***
朋友	1.581***	-.059	1.611***
鄰居		2.392***	
地理親近性			
住在附近		1.613***	-.355
不在附近在同一鄉鎮	.361	.337	.227
不同鄉鎮在同縣市	.794**	.322	.084
不同縣市	.274		
同質性/異質性			
性別	.313	.214	-.477*
教育	.307	-.038	-.239
年齡	.475	-.612	-.834**
宗教	.152	.494	-.688*
收入	-.224	.138	-.511
職業	-.263	.260	-.322
行業	.323	.199	-.149
籍貫	.166	.206	-.220

表一：(續)

獨立變項	財務支持 有/無	小幫忙支持 有/無	情感支持 有/無
年齡(30歲以下)			
31-40歲	.038	-.032	-.027
41-50歲	.048	-.733	.201
51歲以上	.157	-.746	.114
性別			
男	.728**	.551*	
女			.905***
教育程度			
低等教育	.684*		
中等教育	.584*	-.393	.357
高等教育		.282	.211
收入(29,999以下)			
30,000-49,999	.250	.286	-.305
50,000-99,999	.655*	.325	-.610
100,000以上	1.216**	.007	-.768
職業			
專業及行政人員	1.232	-.761	-.186
佐理,買賣,服務人員	1.708*	-.250	-.635
農林漁牧及狩獵人員			-.195
生產及有關之工作人員	1.473	0.365	-1.278
家庭主婦	.034	0.615	
宗教信仰			
基督教		0.456	
天主教	.412	0.556	.187
佛教	.410	0.060	-.057
道教	-.491	0.280	-.409
民間信仰	.104	0.021	-.301
一貫道	-.150		2.183**
行業(初級)			
次級	-.774	-0.133	.809
三級	-.921	0.409	.112

表一：(續)

獨立變項	財務支持 有/無	小幫忙支持 有/無	情感支持 有/無
籍貫(原住民)			
本省閩南人	-.002	0.802	-.225
外省人	.318	1.232	-.763
本省客家人	-.502	0.892	.386
常數	-4.408	-3.657	-.753
次數	856	854	855

\* P &lt; .05 \*\* P &lt; .01 \*\*\* P &lt; .001

註1:括弧內為邏輯迴歸分析中，該自變項的對照組。

國內其他研究也顯示親屬關係是提供財務支持的重要資源（伊慶春 1985；黃清高 1985a、1985b）。伊慶春在研究台北市都市社會網絡發現，個人尋求財務的週轉與濟助時，對象仍以親屬的比例最高（55%），其次才是朋友（25.1%）和同事（5.7%）。由此亦印證了不僅曉蘭社區的居民在尋求財務的支持時是以親屬為主要的對象，這種視親屬為財務支持的最重要資源是普遍存在觀念，因而親屬成為個人在金錢借貸上一個極具重要的一環。

Wellman的研究中，對親屬的依賴程度並沒有那麼的廣泛，而且在提供財務的支持上，並非所有的親屬均有其重要性。Wellman and Wortley（1989）指出，父母/子女是唯一在提供財務資源上具有顯著的重要支持者，這一關係類型提供財務支持的比例為52%，其他的關係類型卻顯著的降低許多，這樣的結果顯示East York社區的個人網絡在提供財務支持上主要是基於

縱向的連帶關係，即父母／子女的關係。而本研究的結果卻發現本社區的居民在財務支持上，除了展現父母／子女這種縱向的連帶關係之外，兄弟姊妹和其他親屬這種橫向的連帶一樣有其重要性，而且這三種連繫類型在提供財務支持的重要性也相當一致。

這樣結果除了和伊慶春的研究相符之外，亦反映出親屬是一重要的財務支持對象。親屬關係在財務支持這種工具性行動的意涵除了印證中國社會「差序格局」的特性之外，尚可發現親屬會提供財務的支持並不是基於彼此關係的親近性，是基於一種自然關係所生的「義務性」，即使親屬的關係不是那麼的親近，其提供財務支持的比例仍然高於親屬關係親近者。由此可知親屬在提供財務資源上是不太計較可能所冒的風險，也不可能考慮到公平法則，因為財務資源原本就不容易達到「公平互惠」的法則，更不可能是一種「理性行動」。

此外，朋友和同事這兩種關係類型在提供財務支持上，雖然可能性高於鄰居的，但是不若親屬關係。Wellman的研究發現朋友和組織性的連繫主要是以友誼的連繫為主（Wellman and Wortley 1989），亦即是基於情感上的交流。但是本研究卻發現朋友和同事在財務的支持上也有重要性，這一點顯示曉蘭社區的居民社會支持網絡中，朋友和同事在個人工具性的行動中，也是提供財務資源的重要對象。這兩個關係類型是否如Wellman所指的，在情感交流上提供重要的支持，將在以下做更進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從關係類型在提供財務支持的影響方面，本研究反映出曉蘭社區居民的財務支持網絡會提供財務資源者是來自各種層面的，而且可以歸納三環：一是親屬關係，二是朋友，三是以工作場域為基礎的同事關係。這種現象除了與台灣的其他研究相符之外(伊慶春 1985)，更凸顯出曉蘭社區居民在尋求財務資源上，仍有相當的比例是透過非正式的關係取得，相對於Wellman在East York的研究結果，曉蘭社區的居民在尋求財務資源的提供對象上要比East York居民更具多樣性，這呈顯出不同社會下的社區在尋求財務支持上的差異。

地理親近性方面，相對於「居住在附近」者而言，「不在同一鄉鎮而住在同一縣市」者提供財務支持的機率較大，這樣的結果說明一般借錢網絡並不受地理區域的限制。導致財務支持不受地理親近性影響的原因在於本社區的居民多為外來的遷入人口，因此個人在尋求財務的支持時，個人的原居地往往成為個人求助的地方。

網絡成員的個人特質對受訪者財務支持的影響方面，性別、教育、收入和職業會影響網絡成員對財務支持的提供。性別對於財務支持的影響方面，男性提供財務支持的機率高於女性，這樣的結果說明男性在財務資源的支配上是較具支配權力者，而且傳統上，財務的主導權多以男性為主，所以受訪者的財務支持網絡以男性為主要的支持者。教育程度對於財務支持的影響方面，在教育程度的三個組別中，以高教育程度作為對照組時，發



現低教育程度和中教育程度者會提供財務支持的機率較高且達到顯著水準。

財務支持者的全家收入多寡也會影響財務的支持。在邏輯迴歸的分析中，最低收入作為對照組時，可以發現有兩組在提供財務支持達到顯著，分別是收入在59,999-99,999元這一組和全家收入在100,000以上者，顯示收入越高者，提供受訪者財務支持的可能越高。這樣的現象可以反映出網絡成員的全家收入是一種提供財務資源的重要條件，因為網絡成員的收入是一種資源，當他們的收入提高後，才有可能提供金錢這樣的資源。

最後影響財務支持的個人特質是網絡成員的職業。為分析上的方便，我們將專業技術人員和行政主管人員合併為一類，而佐理，買賣與服務人員合併為一類，其他為農林漁牧及狩獵人員、生產及有關之工作人員和家庭主婦。在表一的邏輯迴歸分析中，職業的分析是以從事農林漁牧及狩獵人員作為對照組，結果只有佐理，買賣與服務人員這一類型在提供財務支持的機率上達到顯著水準，其他職業類型則未能達到顯著。其他網絡成員的個人特質，包含年齡、宗教信仰、行業和籍貫等並未達到顯著水準，但是在年齡方面，似乎有年齡越高者，越有可能提供財務支持的趨勢。

## (二)日常生活的小幫忙網絡

網絡成員中，提供日常生活小幫忙的比例有48.9%，是本研究三個支持網絡中比例最高者，主要的原因在於網絡成員中，鄰

居這一關係類型在的比例是最高者（31.5%），而鄰居又是提供小幫忙支持的比例最高者，關係為鄰居者當中，有94.5%會提供小幫忙的支持，這樣的結果導致網絡成員在提供小幫忙的支持比例增加。

會提供日常生活中的小幫忙者，住在附近是較便利的，如此在提供幫忙上可隨喚隨到，而且有相當的比例是每天必須面對面接觸者。表一日常生活小幫忙支持的邏輯迴歸分析結果發現，每天聯絡和每個月連絡比較下，每天聯絡者提供小幫忙的係數達到顯著。在地理親近性方面，住在附近者和不同縣市者比較，住在附近者提供小幫忙的機率較高。從表二網絡成員提供小幫忙與地理的親近性的分析可以瞭解住在附近者在小幫忙網絡中的重要性，不管何種關係類型，只要居住在附近，提供日常生活小幫忙的比例都是最高者。在互動頻率方面，以每月聯絡作為對照組時，每天聯絡者提供小幫忙的係數值達到顯著，說明了接觸最頻繁者，最有可能提供此項支持。在關係的類型上，顯示日常生活的小幫忙主要是來自鄰居，鄰居是住在附近者，日常生活中也是我們每天最常見面者，分析中以父母／子女這一關係類型作為對照組，唯獨鄰居這一關係類型達到顯著，可見在小幫忙網絡中鄰居是提供小幫忙的最重要資源。此亦顯示鄰居在小幫忙網絡上的角色重要性，而且幾乎受訪者所列出的網絡成員是鄰居者均會提供這一類的支持。

會提供小幫忙者不一定是關係親近者，這樣的結果反應在表一的邏輯迴歸分析中。比較「可推心置腹」與「可互相幫忙」

時，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可推心置腹」者在提供小幫忙的的係數為負值且達到顯著水準，即「可推心置腹」者較不可能提供這項支持。

表二：支持網絡中各關係類型的居住地理遠近之百分比（人數）

關係類型	住在附近	不在附近 而在同鄉 鎮	不同鄉鎮而 在同縣市	住在不同 縣市	總計
父母／子女	75.0 (18)	4.2 (1)	12.5 (3)	8.3 (2)	5.6 (24)
兄弟姊妹	68.0 (17)	0.0 (0)	16.0 (4)	16.0 (4)	5.8 (25)
其他親屬	72.7 (16)	4.5 (1)	0.0 (0)	22.7 (5)	5.1 (22)
同事	25.0 (10)	15.0 (6)	40.0(16)	20.0 (8)	9.3 (40)
朋友	58.9 (33)	1.8 (1)	23.2(13)	16.1 (9)	13.0 (56)
鄰居	76.6(255)	0.8 (2)	0.8 (2)	1.9 (5)	61.3(264)
總計	81.0(349)	2.6(11)	8.8(38)	7.7(33)	100.0(431)

提供小幫忙支持的網絡成員個人特質中，只有性別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他支持者的個人特質均未能達到顯著。從表一的分析結果我們得知，在小幫忙網絡中，男性會提供此項支持的可能高於女性。綜合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發現真正影響日常生活小幫忙網絡者是鄰居這一關係類型，鄰居是我們每天最常接觸的一群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有事情需要他人幫助時，鄰居是最容易動員者，也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情中尋求幫助最近的一群。

### (三)情感支持網絡

百分之三十七的網絡成員會提供情感的支持，雖然在比例上不是很高，但是會提供情感支持者多數是來自關係親密者，受訪者與其網絡成員的關係是「可推心置腹」者，提供情感支持的比例高達61%，反觀關係在「可互相幫忙」者，提供情感支持的比例上僅有18%，這樣的結果印證了受訪者在尋求重大事件商量對象時，多數是關係非常親近者。從情感支持網絡的邏輯迴歸分析可以得知，在連繫強度中，只有關係的親近程度會影響個人的情感支持網絡。將「可推心置腹」和「可互相幫忙」比較，發現前者最有可能提供情感支持，亦即受訪者有重大事情要找人商量或要找人談心事時，關係親密者是一重要的考慮條件。

關係類型在邏輯迴歸分析中是以鄰居作為對照組，表一除了兄弟姊妹這一連繫類型之外，其他的關係類型在提供情感支持的係數都到達顯著水準，特別是父母／子女、朋友和同事，提供情感的支持上的重要性最顯著。雖然鄰居在日常生活的小幫忙網絡中提供的比例非常高，但相反的，鄰居在情感的支持中，其重要性就不如其他的關係類型，這種現象可以由邏輯迴歸的係數值均為正值反映出來。

同質性在情感網絡中，有三種連繫同質性對於情感支持的提供達到顯著，一是性別同質性，其次是年齡同質性，最後為宗教同質性。在性別同質性中，我們可以瞭解相同的性別較有可能提供情感的支持。年齡同質性對於情感支持的影響方面，年齡的

同質性比年齡異質性更有可能提供情感支持。宗教同質性對於情感支持亦有顯著的影響，當我們以宗教同質性作為對照組時，宗教異質性提供情感支持的係數呈現負值，也就是宗教異質性比宗教同質性較不可能提供情感的支持。

在提供情感支持的網絡成員個人特質中，影響情感支持的有性別與宗教信仰。邏輯迴歸的分析裏，性別是以男性作為對照組，女性提供情感支持的係數值為正且達顯著，顯示女性是情感支持的主要提供者。這也顯示網絡成員為女性者，她們在情感支持的重要性比男性的網絡成員更重要。宗教信仰中唯一在情感支持提供上達到顯著水準者是網絡成員為一貫道。另值得注意的，關係是「可推心置腹」者提供情感支持的比例一般而言均高於「可互相幫忙」者，但是宗教信仰為一貫道者，即使關係是較不親近者，其提供情感支持的比例依然很高，這樣的現象反映了信仰一貫道者的內部連帶較強。

Wellman研究的East York居民在情感網絡上，主要的支持者是互動頻繁、具關係親近、性別多為女性；關係類型中，父母／子女在情感支持上特別重要（Wellman and Wortley 1990）。反觀曉蘭社區的居民，同樣的，在關係類型中，父母／子女在情感支持上具重要性，而關係的親近所提供的情感支持的係數值亦達到顯著水準，女性在情感支持上是重要的提供者。但是曉蘭社區的研究中，互動的頻率在分析中並未達顯著水準，這樣的現象可能與該社區人口多數屬於遷移人口有關。然而性別同質性、年齡同質性及宗教同質性均會影響情感的支持，而且在網絡成員的

個人特質中，信仰一貫道者在提供受訪者情感支持上，明顯的比其他類型的宗教信仰者重要。

##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居民的社會支持網絡出發，探討社區居民三種支持性資源網絡的關係組成。透過兩兩關係在資源交換的過程，去掌握各種影響提供支持資源的機制。社區居民所呈顯的社會支持模式究竟類屬於何種社區理論模型，乃是焦點所在。曉蘭社區居民的社會支持網絡模式，在三種社區理論上，是否有較符合那一種理論，是社區失落論？社區繼存論？社區解放論？和Wellman的研究又有那些異同之處呢？首先我們由表三比較失落論、繼存論、解放論，East York的社會支持網絡特性，以及曉蘭社區居民的支持網絡特性。

表三之中，曉蘭社區居民的社會支持網絡，除了在認識的時間長短方面，符合社區失落論的主張之外，整體而言，曉蘭社區居民的社會支持網絡模式比較支持社區繼存論和社區解放論的論述模式。社區居民和網絡成員之間的認識時間平均僅6.3年，認識的時間較短，且比East York居民和他們的網絡成員所認識的時間還短，但這是本社區的一個特性，因為社區的開發不過短短的二十年的時間，建村的時間也只有十一年。

除了財務支持網絡之外，曉蘭社區的居民和網絡成員之間的互動頻率是相當高的，由於鄰居佔網絡成員人數的三分之一，

這一關係類型基於居住地理的親近性，每天見面的機會當然增加。

在關係的來源方面，曉蘭社區居民的關係類型會隨著支持網絡的類型不同而產生差異，財務支持網絡和情感支持網絡主要是以親屬、朋友和同事三種關係類型為主，但在日常生活小幫忙中，鄰居卻又佔大多數，就這一點而言，曉蘭社區是繼存論和解放論的綜合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Wellman的研究強調的親屬只有直系的親屬關係，而本研究的親屬關係則還包括了其他親屬，特別是在財務支持網絡，「其他親屬」有二分之一以上會提供此項支持性資源，這樣的關係來源也說明了曉蘭社區的親屬關係，在支持資源的提供上，比East York社區所含蓋的親屬關係更為複雜。另外，在網絡關係類型的組成中，同事僅有十分之一的比例，但同事在提供支持性資源中仍有相當程度的支持。這一現象反映了曉蘭社區的居民社會支持網絡中，基於工作場合的連繫關係還是有某一程度上的影響力，這也適度的反應了社區解放論的看法。

就連繫的強度上，強連繫真正影響的是在情感支持網絡上，網絡的主要關係角色組成應該是親屬和朋友。本社區的鄰里關係明顯的有其單一性的功能，即提供日常生活的小幫忙，雖然Wellman研究East York時，將朋友和鄰居合併，所以我們無法看出兩個社區的鄰里關係在支持網絡中的差異性，但是曉蘭社區的鄰里關係說明了鄰里關係的特殊性，即使一個快速成長的社區，鄰居仍然是居民日常生活中小幫忙的主要提供者，這也反映

出工具性的支持主要是以便利的鄰居為主，「遠親不如近鄰」正說明這樣的支持關係。然而曉蘭社區居民的社會支持網絡中，鄰居在日常生活的小幫忙中的重要性卻違反了解放論的一項立論的基礎：「高比例的居住流動減弱了地方的連繫」（Wellman and Leighton 1979），就這點而言，鄰里關係的特性並不能適用解放論的模式。

居住的遠近方面，曉蘭社區居民的社會支持網絡結構中，網絡成員的居住距離呈現一種雙眾數的現象，即以住在附近和住在遠距離者為大多數，其中由於居住在附近者，鄰居的比例相當高，因此提升了居住在附近者的比例。

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清楚的瞭解，即使在一個快速人口成長的社區，社區失落論的觀點仍不適用，在資源的交換過程中，親屬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雖然親屬關係在日常生活的小幫忙上比不上鄰居，但是本社區的居民多為遷入的人口，他們在地點的選擇上，考慮的可能是工作上的便利性，當他們在這個社區的居住時間久了之後，可能會吸引一批和他們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如此，在日常生活的小幫忙上，親屬的角色可能在日常生活的小幫忙中有一定程度上的增加。這樣的推論可在過幾年之後再作一次研究加以比較印證。



表三：三種社區理論的主要說明及East York、曉蘭社區的支持

網絡之比較					
	失落論	繼存論	解放論	East York	曉蘭社區
網絡大小	小	以社區 為主	超越社區 範圍	15.47人	4.7人
認識時間	短	長	多數為短	8-20年	平均6.3年
互動頻率	低	高（人 與人）	高（電話）	平均一星期一次 電話與面對面 接觸頻率相等	以每天接觸 者 最多
關係來源	朋友 組織	親屬 鄰里	親屬 工作地點	親屬，鄰里 工作地點	親屬，鄰里 朋友
關係角色	只是認 識	親屬， 鄰居	朋友，同事	親屬，朋友	親屬，鄰里 同事，鄰居
居住遠近	有點分 散	地方性	遠距離	平均10公里 1/4一公里以內 1/3超過30公里	以附近為主 次為不同縣 市

資料來源：整理自Wellman and Wortley 1990；熊瑞梅 1992

網絡成員的性別在本研究的三個支持網絡中，男性是財務支持的主要提供者，男性在財務支持網絡中的地位，正說明男性在財務資源的支配性角色，受訪者會向男性尋求財務上的支持是一種理性的選擇過程，因為向男性尋求財務的支持，比較可能取

得所需的資源。女性在情感支持網絡中則是主要的提供者。性別在社會支持網絡中所提供的支持，說明了男性的支持以工具性支持為主，而女性則是情感性支持的重要提供者。

教育和收入同樣的代表著網絡成員的社會經濟地位，本研究的結果發現，教育程度低、高收入者比較會成為尋求財務支持的對象，在資源的交換過程中，基於教育同質性的影響，這種現象反映了低教育者可能透過個人的社會支持網絡連繫取得財務這項資源，而教育高者可能會透過正式的管道來取得財務的支持。其他親屬在本研究的社會支持網絡中，有著重要的影響，而究竟這些其他親屬是誰？是一個相當值得更詳細去探討的問題。

將網絡成員的個人特質視為一種社會資源，所以在社會支持網絡的分析過程中，除了同質性的分析利用了受訪者的個人特質之外，並沒有在社會支持網絡的分析中運用受訪者的個人特質。但在選擇限制觀中，受訪者的個人特質是尋求社會支持的一種背景條件，但也是一種限制，因為在資源的交換過程之中，受訪者的個人特質會影響社會支持網絡組成。然而本研究的分析焦點在於網絡的關係結構，所以在分析上，除了同質性／異質性的分析之外，欠缺對受訪者個人特質在網絡形成上的影響，為本研究的一項限制。

由於本研究只針對單一的個案作研究，有關社會變遷面的比較和討論不易達成，不過在社區社會支持網絡的研究上，仍可

看出台灣都會區旁，一個快速成長的社區，居民社會支持網絡的結構。

## 參考書目

弘光護專教官室

1990 〈學生住宿統計資料〉。

伊慶春

1985 《都市社會網絡與地緣關係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探討都會區社區發展方向探討與社區組織系統》。台北：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1991 《社區環境經營與塑造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經建會。

李增祿

1990 〈新東示範社區之調查研究〉。《社區發展季刊》51：10-17

李增祿、吳介英

1989 《台中縣龍井鄉新東社區規劃報告》。東海大學都市暨區域發展中心。

吳寶秀

1990 《台灣製造業員工個人社會網絡分析》。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東海大學教官室

1990 〈學生住宿統計資料〉。

孫清山

1979 〈都市社區的閭鄰社會關係〉。《科學發展月刊》7:1145-47。

孫清山、熊瑞梅

1988 《社會資源與社會流動》。國科會專題論文。

馬財專

1992 《快速成長社區影響力結構的社會網絡分析》。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寬政、王德睦

1978 〈Logit Analyses在生育行為研究中之應用〉。《中國社會學刊》12: 169-182。

黃清高

1985a 《都市社會網絡與地緣關係之研究——台北都會區發展方向探討與社區組織系統設計》。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5b 〈都市居民社會網絡之研究〉。《思與言》23:35-62。

蔡采秀

1988 《影響台灣地區家庭親屬網絡因素的分析》。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費孝通

1991 《鄉土中國》。台北：唐山。

熊瑞梅

1991 《社會資源、社會流動與居住流動》。國科會專題論文。

1992 《快速成長的郊區社區之菁英影響力結構及居民社會資源》。國科會專題論文。

靜宜大學教官室

1989 〈學生住宿統計資料〉。

Berry, Brian and John Kasarda

1977 *Contemporary Urban Ec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Fischer, Claude S.

1977 *Networks and Places: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Urban Sett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eudenburg, William R.

1986 "The Density of Acquaintanceship: An Overlooked Variable in Community Resear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27-63.

Gans, Herbert

1962 *The Urban Villag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Granovetter, Mark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Sociology* 78: 1360-80.

Hunter, Albert

1975 "The Loss of Community: An Empirical Test Through Repl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537-52.

Kasarda, John and Morris Janowitz

1974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39:28-39.

Laumann, Edward O, and Franz U Pappi

1976 *Networks of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Warren, Roland

1978 *The Community in America*. Chicago:Rand McNally.

Wellman, Berry

1979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1201-1231.

1988 "The Community Question Re-Evaluated." Pp. 81-107 in *Power,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Research*, edited by Micael P. Smith. New Jersey: New Brunswick.

Wellman, Berry and Berry Leighton

1979 "Networks,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Community Question."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14:363-90.

Wellman, Berry and Scott Wortley

1989 "Brothers' Keepers: Situating Kinship Relations in Broader Networks of Social Support."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2:273-306.

1990 "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558-88.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Individual Social Supports:  
A Research for the Suburban Community of Growth Rapidly**

Shu-twu Wang

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 of network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individual social supports in the rapidly growing suburban community. Social support network affects community inhabitants' support system. Through 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 metho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somposit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 attains the which resources via his/her social network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 individual financial network, small help network in every day life, and individual emotional network. The first is financial network, which constitutes 27.6 percent of all social networks. In the logistical regression, the major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financial network include the frequency of interaction, the length of acquaintance, the types of relationship, and geographic proximity. Futhermor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members, suh as sex, education, income, and occuption, also affect the financial network. The second is small help network, which constitutes 48.9 percent of all social networks. Within small help network, neighbors constituting 31.5 percent of samll help network are more than the other types of relationship. The major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small help network are the frequency of interaction and geographic proximity. The third is emotional network, which constitutes 37.3 percent of all social networks. The major provides of emotional resources include those who share intimate relationship, specifically parents and children. However, the homogeneity of age, sex, and religion is the alternative provides of emotional resources.

**Keywords:** social support, social network, community lost, community saved, community liberated